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四目錄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

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止天台山武后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贊美之景雲二年睿宗復召之固辭還山開元九年十五年元宗兩召之勅於王屋山建陽臺觀以居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

請五嶽別立齋祠所疏

今五嶽神祠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有

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僊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一所

坐忘論

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涸轍之魚猶希升水弱喪之俗無心造道惡生死之苦愛生死之業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喜色味爲得志鄙恬素爲窮辱竭難得之貨市來生之福縱易染之情喪今身之道自云智巧如夢如迷生來死去循環萬劫審惟倒置何甚如之故妙眞經云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

生非生去道故養生者愼勿失道爲道者愼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二者不相離然後乃長久言長久者得道之質也經云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樂也人之大福也道人致之非命祿也又西昇經云我命在我不屬於天由此言之修短在已得非天與失非人奪捫心苦晚時不少留所恨朝菌之年已過知命歸道之要猶未精通爲惜寸陰速如景燭勉尋經旨事簡理直其事易行與心病相應者約著安心坐忘之法畧成七條修道階次兼其樞翼以編敘之

信敬

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蔕根深則道可長蔕固則德可茂然則壁耀連城之彩卞和致刖言開保國之效伍子從誅斯乃形器著而心緒迷理事萌而情思忽況至道超於色味眞性隔於可欲而能聞希微以懸信聽罔象而不惑者哉如人有聞坐忘之法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故莊周云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是謂坐忘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故莊子云

同於大通此則言淺而意深惑者聞而不信懷寶求寶其如之何故經云信不足有不信謂信道之心不足者乃有不信之禍及之何道之可望乎

斷緣

斷緣者謂斷有爲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勞無爲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跡彌遠俗心彌近道至神至聖孰不由此乎故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露能來人保己或遺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修隱逸情希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機心以干時利既非

順道深妨正業凡此之類皆應絕之故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舊緣漸斷新緣莫結醴交勢合自致日疎無事安閒方可修道故莊子云不將不迎爲無交俗之情故也又云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若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爲業

收心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師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欣迷幻境之中唯言實是甘宴有爲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顛癡良

由所託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不捨彼乎能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境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故經云至道之中寂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源其心體以道為本但為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今若能淨除心垢開釋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永無變滅出離生死實由於此是故法

道安心貴無所著故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自令人心勞氣發既不合理又反成疾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眞定正基用此爲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爲驗則邪正可知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永斷知覺入於盲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人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誤耳若遍行諸事言心無染者於言甚美於行甚非眞學之流特宜戒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

然於修道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若見事爲事而煩燥者心病已動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我欲渡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廢船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爲欲出離塵幻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則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跡每同人心常異俗此實行之宗要可力爲之前雖斷簡病有難除者且依法觀之若色病重者當觀染色

都由想耳想若不生終無色事若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妄心空想誰爲色主經云色者全是想耳想悉是空何有色耶又思祅姸美色甚於狐魅狐魅惑人令人厭患身雖致死不入惡道爲厭患故永離邪婬祅豔惑人令人愛著乃至身死留戀彌深爲邪念故死墮地獄永失人道福路長乖故經云今世發心爲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道所以者何爲邪念故又觀色若定是美何故魚見深入鳥見高飛僊人以爲穢濁賢士喻之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於死百年無色翻免夭傷故知色者非身心之切要適

爲性命之讎賊何乃繫戀自取銷毀若見他人爲惡心生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己身引項承取他刃以自害命他自爲惡不遣代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病又見爲惡者若可嫌見爲善者亦須惡夫何故同障道故若苦貧者則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命之有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樂天

知命不覺貧之可苦故莊子云業入而不可舍爲自業故
貧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
其業由此言之故知眞命非假物也有何怨焉又如勇士
逢賊無所畏懼揮劒當前羣寇皆潰功勳一立榮祿終身
今有貧病惱害我者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
觀察則揮劒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
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作此觀而生憂惱者如人逢賊不
立功勳棄甲背軍以受逃亡之罪去樂就苦何可愍焉若
病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我若無身患無所託故經云及

無事而不爲無時而不寂今猶避事而取靜離動而之定勞於控制乃有動靜二心滯於住守是成取捨兩病不覺其所執仍自謂道之階要何其謬耶述曰總物而稱大道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眞爲大矣實爲妙矣然則吾子之鑒有所未明何則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於素絲纔聞鳴鶴之沖天詎識先資於鷇食蔽日之幹起於毫末神凝之聖積習而成今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何其造次哉故經云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簡事

夫人之生也必營於事物事物稱萬不獨委於一人巢林一枝鳥見遺於叢葦飲河滿腹獸不悋於洪波外求諸物內明諸己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有常不任非常之事事非常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弊於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要須斷簡事物知其閑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要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身有名位財有金玉此並情欲之餘好非益生之良藥衆皆徇之自致亡敗靜而思之何迷之甚故莊子

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_{生之所無以爲者分}

_{之外物也}蔬食弊衣足延性命豈待酒食羅綺然後爲生哉是故於生無要用者並須去之於生雖用有餘者亦須捨之財有害氣積則傷人雖少猶累而況多乎今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棄道德忽性命而從非要以自促伐者乎夫以名位比於道德則名位假而賤道德眞而貴能知貴賤應須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道故莊子云行名失已非士也西昇經云抱元守一至度神僊子未能守但坐榮官若不簡擇觸事皆爲則身勞智昏修道事

閑若處事安閑在物無累者自屬證成之人若實未成而言無累者誠自誑耳

眞觀

夫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儻來之禍福詳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祈衛定功務全生自始之末行無遺累理不違此故謂之眞觀然則一餐一寢居爲損益之源一言一行堪成禍福之本雖則巧持其末不如拙戒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靜心閑方能觀見眞理故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

然於修道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虚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若見事爲事而煩燥者心病已動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我欲渡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廢船衣食虚幻實不足營爲欲出離塵幻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則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跡每同人心常異俗此實行之宗要可力爲之前雖斷簡病有難除者且依法觀之若色病重者當觀染色

都由想耳想若不生終無色事若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
妄心空想誰爲色主經云色者全是想耳想悉是空何有
色耶又思袄姸美色甚於狐魅狐魅惑人令人厭患身雖
致死不入惡道爲厭患故永離邪婬袄豔惑人令人愛著
乃至身死畱戀彌深爲邪念故死墮地獄永失人道福路
長乖故經云今世發心爲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道所以
者何爲邪念故又觀色若定是美何故魚見深入鳥見高
飛僊人以爲穢濁賢士喻之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
至於死百年無色翻免夭傷故知色者非身心之切要適

爲性命之讎賊何乃繫戀自取銷毀若見他人爲惡心生
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己身引項承取他刃以自害命他
自爲惡不遣代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病又見爲惡者
若可嫌見爲善者亦須惡夫何故同障道故若苦貧者則
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
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
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
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命之有猶影響
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樂天

知命不覺貧之可苦故莊子云業入而不可舍爲自業故貧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其業由此言之故知眞命非假物也有何怨焉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揮劒當前羣寇皆潰功勲一立榮祿終身今有貧病惱害我者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劒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作此觀而生憂惱者如人逢賊不立功勲棄甲背軍以受逃亡之罪去樂就苦何可愍焉若病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我若無身患無所託故經云及

吾無身吾有何患次觀於心亦無眞宰內外求覓無能受
者所有計念從妄心生若枯體灰心則萬病俱泯若惡死
者應念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氣力衰微如屋朽壞不
堪居止自須捨離別處求安身死神逝亦復如是若戀生
惡死拒違變化則神識錯亂自失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
際不感清秀多逢濁辱蓋下愚貪鄙實此之由是故當生
不悅順死無惡者一爲生死理齊二爲後身成業若貪愛
萬境一愛一病一肢有疾猶令舉體不安而向一心萬疾
身欲長生豈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妄不除何以

見道是故心捨諸欲住無所有除情正信然後返觀舊所癡愛自生厭薄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譬如醒人能知醉者爲惡如其自醉不覺他非故經云吾本棄俗厭離人間又云耳目聲色爲予罪愆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老君厭世棄俗猶見香味爲怨嗜欲之流焉知鮑肆爲臭哉

泰定

夫定者盡俗之極地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

無所不定故曰泰定莊子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則心也天光則慧也心爲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適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貪愛濁亂遂至昏迷澡雪柔挺復歸純靜本眞神識稍稍自明非謂今時別生他慧慧既生已寶而懷之弗爲多知以傷於定非生慧之難慧而不用爲難自古忘形者衆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者也天下希及之是故爲難貴不能驕富不能奢爲無俗過故得長生富貴定而不動慧而不用德而不恃爲無道過故得深證常道故莊子云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

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縱辯以感物情與心徇事觸類而長自云處動而心常寂焉知寂者寂以待物乎此行此言俱非泰定智雖出衆彌不近道本期逐鹿獲兎而歸所得蓋微良曲局小故莊子云古之修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有智不用以安其恬養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論此定因爲而得成或因覿利而見害懼禍而息心或

因損捨滌除積習心熟同歸於定咸若自然疾雷破山而不驚白刃交前而無懼視名利如過隙知生死若潰癰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心之虛妙不可思也夫心之為物即體非有隨用非無不馳而速不召而至怒則元石飲羽怨則朱夏殞霜縱惡則九幽匪遙積善則三清何遠忽來忽往動寂不能名時可時否蓍龜不能測其為調御豈鹿馬比其難乎太上老君遞常善以救人昇靈臺而演妙畧二乘之因果廣萬有之自然漸之以日損頓之以不學喻則張弓鑿戶法則挫銳解紛修之有途習以成性黜聰墮

體嗒焉坐忘不動於寂幾微入照履殊方者了義無日由斯道者觀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

得道

夫道者神異之物靈而有性虛而無象隨迎莫測影響莫求不知所以不然而然之通生無匱謂之道至聖得之於古妙法傳之於今循名究理全然有實上士純信克己勤行空心谷神唯道來集道有至力染易形神形隨道通與神爲一形神合一謂之神人神性虛融體無變滅形與之同故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形所以蹈水火

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已出入無間身爲滓質猶至虛妙況其靈智益深益遠乎故靈寶經云身神共一則爲眞身又西昇經云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虛心之道力有深淺深則兼被於形淺則唯及其心被形者則神人也及心者但得慧覺而已身不免謝何則慧是心用用多則體勞初得小慧悅而多辯神氣散洩無靈潤身生致早終道故難備經云尸解此之謂也是故大人含光藏暉以期全備凝神寶氣學道無心神與道合謂之得道故經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

得有罪以免耶山有玉草木因之不彫人懷道形體得之永固資薰日久變質同神練神入微與道冥一散一身爲萬法混萬法爲一身智照無邊形超有際總色空以爲用合造化以爲功眞應無方信惟道德故西昇經云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然後大道盛矣而言盛者謂證得其極又云神不出身與道同久且身與道同則無時而不存心與道同則無法而不通耳則道耳無聲而不聞眼則道眼無色而不見六根洞達良由於此至論元教爲利深廣循文究理嘗試言之夫上清隱祕精修在感假神

丹以鍊質智識爲之洞忘道德開宗勸信惟一蘊虛心以
滌累形骸得之絕影方便善巧俱會道源心體相資理踰
車室從外因內異軌同歸該通奥賾議黙無違二者之妙
故非孔釋之所能鄰其餘不知蓋是常耳

太上昇元消災護命妙經頌序

天尊示見三界慈憫四生開衆妙之門救無極之苦是以
垂文元教曲奏妙音俾未聞者聞令未悟者悟此經者蓋
太上元元老君之所作也其旨也卽妙性之本萬法之宗
焉文雖簡畧理實淵深一毛吞四海之波巨黍納無鞅之

衆神明莫測智識難詮不可以聲求不可以色見遠而無外近而無親追之不見其前伺之不來其後無上之上不可階而升也元之又元不可得而聞也混先天而不古歷浩刧以長存尊而無名貴而無位遨巡萬變倏忽無邊照耀則日月有虧覆載則乾坤不普隨機化導對境忘心抉疑網以入元宗引輪迴而歸覺路散余一氣毓彼羣生失我則逝水以俄傾係我則後天而不老毀之者持巨帚以掃崑崙究之者類鴻鵠之飲滄海所以元言莫暢聖道難彰縱有修行徒多讀誦朝聞夕死未見其人不揆斐然輒

爲頌云

上清含象鑑圖序

司馬承禎

夫四規之法獨資於神術千年之奇唯求於烏影含光寫貌雖覩其儀尚象通靈罕存其制而鑒之爲妙也貞質內凝湛然惟寂清暉外瑩覽焉遂通應而不藏至人之心愈顯照而徵影精變之形斯復所謂有貞明之道也有神靈之正也捧玩之寶莫先茲器既可以自見亦可以鑒物此鑒所以外圓內方取象天地也中列爻卦備著陰陽也太陽之精離爲日也太陰之精坎爲月也星緯五行通七曜

也雷霆在卯震爲雷也天淵在酉兌爲澤也雲分八卦節運四時也此表天之文矣其方周流爲水以瀉四溟內置連山以旌五嶽山澤通氣品物存焉此立地之文也詞銘四句理應三才類而長之可以意得此寄言以明人之文也故曰含象鑒蓋總其義焉勒書於匣詳觀制器之象矣

天地宮府圖序

夫道本虛無因恍惚而有物氣元沖始乘運化而分形精象元著列宮闕於清景幽質潛凝開洞府於名山元皇先乎象帝獨化卓然眞宰湛爾冥寂感而通焉故得瓊簡紫

身德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眞階命分殊途顯然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冥昇上清弗可得而測識已然隱几云化虛室仍存代劒未飛陰邱尚閟道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迺今無覩朝代累革年世轉睽永懷僊烈久增誠慨子微將遊衡嶽暫憩茅山與諸法義聚謀刻石郃陵撰製美具當年今以書勒言全往行因運拙筆聊述眞猷紀於碑陰式昭年世時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

上清侍帝晨桐柏眞人眞圖讚并序

司馬承禎

夫得道成眞有隱有顯躋神化質多術多途大茅君辭親入嶽僊業備而歸來坐致旂輿白日輕舉高邱子解形避世丹藥就而不返行馭龍鶴遯景潛昇見靈妙者以獎諸道學之勤混終焠者以息其生離之望或命分有照冥之異事不可遣或性樂有語默之殊理從自適古僊出處兼此顯晦時人記傳罕能詳測故迹有再三述有前後會通機變方知至妙焉桐柏眞人王君即周靈王之太子子晉也按史記云太子聖而早卒據列仙傳曰隱而登僊兩說不同蓋有由矣司馬公述乎國史劉子政驗以道書國史

載其前卒之蹤道書著其後僊之事眞僊相反尚見異於同時彼我相違況與懸於數紀且其特稟靈氣巳積習於前生假孕人胎暫應身於此世幼而通聖是習性之久也誕而有髭是身貌之昔也鍊神入微讁僊促限知賓帝之一舉期師曠於三載說賓帝乃沖形之旨豈肯沈魂誠師曠愼不壽之言明知弗夭良以早辭人間遽還僊境輕此儲位重彼眞僊遊洛川以佇懷暢笙歌之逸韻感浮邱而降接傳出世之奇方故能蛻形示終隱山學道振羽之日謝時沖天其初卒後僊亦不足疑怪也是以京陵之墓經

古啟而劒飛緱氏之祠迄今立而神在化昇之致事理昭然承禎早處嵩嶽慕山林之抗迹每謁堂廟欽影響之餘靈對風景而虛心懷七日之如昨瞻雲天而悠思仰三清之又元復以玉晨策命當侍弼之榮秩金庭宰職赴桐柏之名山五嶽是司羣神所奉八洞交會諸僊遊集周紫陽受素奏之符夏明晨稟黃水之法密契者傳祕訣於同道歸誠者告幽遯之殊庭靈墟信奇丹水濟成神之域福地旌異黃雲靄不死之鄉林宇巖房存諸栖憩石梁峯闕紀其登遊所以負笈幽尋爲室靜處希夷尚閟視聽罕通乃

觀儼傳追伊洛之發迹復披眞誥纂華陽之降形輕運丹
青敬載圖象敢爲讚述庶表誠心方以焚香啓龕窺天洞
於素牒聽氣内思奉光儀於絳府自以在世迄於昇眞凡
有一十一圖纂成一卷

圖畫周朝宮闕作穀洛二水相合而鬭稍毁宮
城處人夫負土欲壅此川作太子具冠服立
於靈王前諫事讚曰

稟神幼聖繼明英聰咨諫壅水切爭飾宮如何不納更事
修崇預言禍敗果致卑窮第一

圖畫東殿宇作太子坐處與叔譽師曠問答事

其師曠乃舉躅其足讚曰

學聚該洞辯物談述叔譽斯窮師曠匪詰隱妙神性謬測

聲質賓帝有期瞑臣詎悉　第二

圖畫太子吹笙遊於伊洛間道士浮邱公降接

之事讚曰

位寓儲宮字著僊闈志淩雲漢迹厭城郭學鳳調笙思眞

侍洛浮邱降授解形是託　第三

圖畫宮殿作太子臥卒形羣臣嚬泣事及太子

共浮邱公東南行向嵩高山事讚曰

劒杖有術符藥多方代形未化蜕質黙詳尋師道長辭親

愛忘隱山自逸瘞墓徒傷第四

圖畫嵩高山作修學巖林居處巖中有經書丹

竈浮邱公坐在其中巖前作壇王君坐在壇

上燒香精思事又王君出於山次見桓良共

語事讚曰

棲山隱跡學道鍊形年淹數紀業契羣靈告期七日將邁

三清桓良返報周國待迎第五

圖畫王君乘鶴駐在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并作周國帝王儀仗及時人衆等望不得到及

王君控鶴昇天事讚曰

傾人國内駐鶴山巓遥謝舉手永絕歸年𠌯情數日沖景三天孫軒暢遠衆被悲旋第六

圖畫天上上清宮闕作道君形像仙眞侍衞作二童側立共捧案案上有玉策并作一眞人側立宣付王君讚曰

形聲入妙道備登眞奉朝金闕禀策玉晨德業爰敘職位

攸遵二儀齋奉萬劫凝神第七

圖畫王君乘雲車羽蓋僊靈侍從旌節導引龍

鶴飛翔從天而降欲赴桐柏山洞宮事讚曰

班錫所禀羽儀咸備雲景浮軒龍鶴騁轡旂節導從雲僊

會萃自天乘階瞻山赴位第八

圖畫桐柏山作金庭洞宮王君坐在宮中衆僊

侍衛并五嶽君各領佐命等百神來拜謁讚

曰

山有玉洞宮曰金庭九天通象三晨伏精侍帝斯任鄕王

所貞領司五嶽統御百靈第九

圖畫眞人周季山作道士服於桐柏山見眞人王君王君以左手執素奏丹符欲付周君周君長跪而受之作夏馥著古人衣遇見王君王君把一卷書欲付馥馥長跪舉兩手受之其周夏二人皆作山人裝束各作一笈解在其人邊石上皆跪於王君王君作眞人衣服幷有三五箇僊人侍在左右讚曰

周君訪道丹符見授夏氏求僊黃水之究鍊形奇術非師

不就幽感爰通冥期可候第十

圖畫茅山楊君學道壇宇處王眞人降見着芙蓉冠絳衣白珠綴衣縫帶劒楊君把紙筆附前而書其衣作眞仙之製其劒皆依經中樣式讚曰

眞仙匪遥感通惟密應彼幽志降茲靈質誠訓著言詠歌兼述見景非久沖眞返一第十一

含象鑑銘

天地含象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

龜鏡銘

龜自卜鏡自照吉可募光不曜

青蓋作鏡大吉昌巧工刋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鳥元武順於旁子孫富貴居中央

素琴傳

桐琴字清素臨海桐柏山靈墟之木也其先自闢闢之初禀角星之精含少陽之氣胎生厚土挺出崇嶽得水石之靈育清高之性擢幹端秀抽枝扶疏盤根幽阜藏標散木經億萬歲人莫之識唯鳳從之遊以棲蔭焉神茂靈嗣子

孫彌遠承先胄之裔者聚於魯郡嶧山之陽分株徙植畧遍諸嶽既因地受氣亦殊體異材雲和空桑冬夏異奏繞梁焦尾世代奇聲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以諧八音皆相假合思一器而備於律呂者編斲衆木得於梧桐製爲雅器體名曰琴琴者禁也以禁邪僻之情而存雅正之志修身理性返其天眞夫琴之制度上隆象天下平法地中虛合無外響闕暉暉有十三其十二法六律六呂其一處中者元氣之統則一陰一陽之謂也而律管有長短故暉間有賒促當暉則鳴差則否亦猶氣至灰飛時移景正神理

不測其在茲乎上爲人頸人肩取其發聲之位也中爲鳳翅取其來儀之音也末爲龍齗取其幽吟之感也其餘形製各因用立名施以五絃繩繰有差品以五音調韻成弄於是奏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黃帝作清角於西山用會鬼神虞舜以南風之詩而天下理此皇王以琴道致和平也故曰琴者樂之統君臣之恩矣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元鶴二八降於廊門再奏之引頸而鳴舒翼而舞瓠巴鼓琴則飛鳥集舞潛魚出躍師文各叩一絃乃變節候改四時總諸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此明閑

音律者以琴聲感通也黃老君彈雲和流素之琴真人拊雲和之琴內經號琴心文涓子著琴心論此靈僊以琴理和神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絃歌不輟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甕牖褐塞匡坐而絃歌此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許由高尚讓王彈琴箕山榮啟期鹿裘帶索攜琴而歌此隱士以琴德而興逸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峩峩洋洋山水之意此琴聲導人之志也有撫琴見螳蜋捕蟬蔡邕聞之知有殺音此琴聲顯人之情也是知琴之為器也德在其中矣琴之為聲也感在其中矣無成與

虧雅量貞固有操而作嚮應通變至於五性有殊習之而愈勵則箕子以全忠子夏以明孝六情有偏聽之而更切則景公之酣樂漢祖之傷心與夫冥寂之士怡閑之居者希音通於反聽太和沖於浩然則孫登之神遊宇外稷公之道長邱中猗歟夫子之所翫也宏矣深矣予以癸卯歲居靈墟至丙午載有桐生於堦前迨壬子祀得七歲而材成端偉枝葉秀茂松竹爲林堅貞益其雅性飈瀾爲友清泠叶其虛心意欲詔之棲鳳而鳳鳥未集不若採以爲琴而琴德可久候瓊霜之既降俟珪葉之凋去定陰陽之向

背揆長短之尺寸爾乃取其元榦不暇待其孫枝以甲寅年手操斤斧自勤斲削重其清虛外運力思然琴之體既有人肩而無其首尚象之義將爲未備斯所以圖其首曲其翅方其肩短其足自餘改制頗殊舊式七月丙戌朔七日壬辰造畢於是施軫珥調宮商叩其音韻果然清遠故知彼羣山之常材此台嶽之秀氣用白賁之全質施絲綺之華彩遁世無悶有託心之所寂慮怡神得導和之致與其遊靈溪登華峯坐皓月淩清飈先奏幽蘭白雪中彈蓬萊操白雪引此二弄自造者其木聲也則琅琅鏘鏘若球

琳之竝振焉諸絃合附則采采粲粲若雲雪之輕飛焉衆音諧也則喈喈噰噰若鸞鳳之清歌焉因時異態變化不窮觸類通神幽興無已非絲桐之奇致何感會之若是取聲之入神者清角清徵體之全眞者素也故云見素字以厥義式表其德敬而友之期乎益矣夫木之爲用也多矣樂之爲聲也衆矣未若以桐制琴之爲也何者咸池率舞資八音之協簫韶來儀備九成之奏而桐樹自延於丹鳳琴聲乃降諸元鶴爲感通之所致斯在樂之特優豈不以其象法天地其音諧律呂導人神之和感情性之正者哉

自古賢人君子莫不操之以無悶玩之而無斁左琴右書蓋有以也清素者以山名桐柏而桐樹生焉地號靈墟而靈氣出焉故有將遽長佳材則成雅器調高方外弄送邱中同心之言得意於幽蘭矣歲寒之操全貞於風松矣相與爲冥寂之友者淡交於琴乎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五目錄

吳筠一

吴筠一

筠魯中儒士舉進士不第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傳正一之法元宗聞其名遣使徵之令待詔翰林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堅求還山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終於越中

思還淳賦

伊太素之元風追羲軒而寖隱雖樸散以成器暨唐虞而未泯淳化日以淪亡及殷周而殆盡唯挺生之尼父覩澆

漓而致憫乃修詩書制禮樂以救崩隤將驅末駕以旋軫元元適彼流沙遺道德於關尹信文約而義賾俾浮競以返本固天運之推遷雖聖人亦不能扶其顛隕五霸既沒七雄交馳爰至暴秦儒殘道殄皇漢底定人懷緝熙孝文御宇所向無爲刑法幾措歡心秉彝孝武好夫征伐亦兼崇於典儀雖純懿未舉而文章載拖元成懦弱政教陵遲彼蒼生息肩之日在世祖中興之時何孝明之匪德爲祆夢之所眩創戎神之祠宇遵恍惚之妄見始涓涓於濫觴終浩瀚以流羡歷三國而猶微更五胡而大建華夏之禮

廢邊荒之風扇沴氣悖以興行人心颯以傾變遂侮君親蔑彝憲髡跣貴簪裾賤事竭思以徼福劣舍疑而懼譴上發跡於侯王下無勞於獎勸尊鼎扆之金狄列崢嶸之紫殿伐千畝之竹不足紀荒唐寓言傾九府之財焉能充悃款誠願於是寶樹瓊軒淩雲照日鏗鍠窈窕不可談悉越章華之宏壯羅區宇而比櫛棟宇以來未有儔匹重貝葉訛謬輕先王典籍欽刑殘鄙夫宴廣廈精室使白屋終勞緇門永逸自國至家祈虛喪實虔而是者則紿之以嘉祥沮而非者則欺之以罪疾故中智以下助成其姦宄之術

可謂至眞隱大僞出所以孽黨妖徒此焉遊息儲不因耕衣不俟織誘施冒貨鯨吞蠶食若蛟螭之在水猶豺豹之附翼罔不假小善以外慈藏深邪而内賊豈止一時之封豕乃爲萬代之蟊賊足使宵人得意而傲睨上士傷心而憫默於戲天道乎人事歟天道遠而難曉人事近而可詳雖孽自天啟亦祆由人彰斯乃鍾劉石之兩羯偶符姚之二羌憑胡書之詼譎資漢筆以闡揚道安討論於河洛惠遠潤色於江湘圖澄挾術以鼓舞羅什聚徒以張皇跡無徵於班馬理唯竊於老莊褒蠻陬爲中土貶諸夏爲偏方

務在乎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奪眞宰之柄操元化之網自古初以逮今未有若斯之弊逆天暴物干紀亂常爰自晉宋迄於齊梁靡不興之者滅廢之者昌竟流遁而不返終取悔以危亡者其故何哉蓋蓼蟲忘辛習其久翫將助其理反增其亂若運窮數極則君悟臣斷億兆不謀而密移神祇應感而冥贊山川爲之澄穆日月爲之炳煥自然朝思文明野冀貞觀譬層冰之堅積非陽春不能使之剖泮當是時也太上有命爰徵萬靈勑司姦以糾慝遣執法以詳刑五帝合符三皇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揚天

旌揮金鑲擲火鈴使列鈇激迅霆出昭曠入杳冥捕無影搜無聲獲妖師殲氛兵正太階掃欃槍盪遺祅於千載流惠澤於八紘班師下土功歸上清然後人倫可以順化神道可以永貞變訛僻之俗爲雍熙之甿佇淳風之克復吾乃鼓腹擊壤於巖垌吟咏柏皇與驪連大庭而已矣

巖棲賦

感元聖之垂訓悟已親而名疏言可放而從默身應卷而勿舒愛鷦鷯之巢林在一枝而有餘性所悅而難違託茲山以結廬果棲遲而我愜卽逍遙之靈墟覩其繚崇巒橫

峻谷激泌泉羅森木後巍峩以縈紆前參差而聳伏追陰壑之夏涼偃陽崖之冬燠美勁節於松筠翫幽芳於蘭菊虛籟清耳閒雲瑩目因海鶴以警夜任鵾雞以知旭慮靜於無擾神恬於寡慾於是歌考槃於詩人諷嘉遯於大易遠浮俗之艱險消毀譽之損益蹈方外之坦途信可免於兢惕既即陰以息影由不行而滅跡雖區中之末計實世表之長策人所棄而已收故處約而恒適覽無見以收視聽無聲以黜聰和非專於旨酒樂奚必於絲桐焚清香以鍊氣啟玉檢而擊蒙期遣滯於昭曠庶近眞於感通鑒太

虛之有象覆妙用之非空朝天甚簡採藥多暇形猶資於吐納意已遊於將迓知道無廢興而物有存謝故挹生本而常生體化宗而不化蕭蕭絕塵誰與爲鄰跡遠而朋遊益廣機忘而鳥獸可馴韻靡叶於當時心常依於古人仰由皓之逸軌咏羲農之化淳師黃老之元奧友松喬之道眞慚無功之逮物良獨善於吾身祇所幸其自得敢韜精於隱淪

登眞賦

悟世促而道永知名疎而體親遂忘機而滅跡方鍊骨而

清神道不予欺兮感通象罔天必我鑒兮保合元眞陰滓落而形超陽靈全而羽化惟九仙之奕奕降八景而來迓何霓旌之悠揚吾其整此霄駕持造化之柔出存亡之表遠四野之冥冥近三辰之皎皎涉虛寥之浩曠覺宇宙之卑湫龍鸞竦兮升我於元都流玉音於至寂散金光於太無星官後從雲將前驅使八威於六領盪遺祆於天衢麾百魔以震伏總萬靈以遊娛翠旄紛紛兮拂重霄而淩厲入閶闔之九關過太微而一憩倚華蓋而招眞登紫庭而謁帝飲予以沆瀣樂予以元鈞左盼夫鬱儀右瞻乎結璘

信巍巍以蕩蕩肅肅而振振享讌斯徹遨嬉未已泛匏河之廣流搴析木之芳蕊靈香靄而八衢寶雲沓而四起諒玆境之足悅乃此情之匪留揚玉輪以逕進更冉冉而上浮控三氣而高舉何萬夫之足越覲元始於玉晨謁虛皇於金闕眞朋森而無算咸顧予以致悅於是凝而爲有散而爲宗見不以察聞不以聽視極於無際聽周於無窮動不因心飛不假翼與浩劫而靈長視萬椿爲一息或躋綺合之榭或宴圓華之房躡太漢之清迴弄明霞之焜煌仰瑤嶺之嵯峨俯碧津之湯湯羅絳樹之杳藹激神風之琳

琅何至樂之靡極永逍遙以爲常

洗心賦

嘗甄道以謀已考往哲之所經資忠孝與仁義保存歿之令名伊周功格於皇天孔墨道濟於生靈始崇崇於可久終寂寂而何成唯聞松喬之高流超乎世表以永貞意稟受之使然固修煉之所得奚稽疑以究理庶髣髴乎遺則斯乃御太易之祖先體虛和之宗極出變化之機範離陰陽之動息知成我者神則我者人神符性以契道人應情以喪眞彼昭然而獨見乃蕭邈以殊倫故能積精微而顯

著乘一氣以日新昔子感夫前修良反俗於壯齒捐區中之末駕騁方外之逸軌收當世之所遺賤時人之所偉俯滄海以淵濬仰赤霄以聳峙人耽厚味與華飾吾不知其所美也於是遠塵境棲雲岑潔其形清其心方冀覿杳冥之狀聞虛寂之音眞人居高以流惠正氣無遠而見尋鑒雙景之皎皎翼萬靈之森森瑩丹宮之神光漱玉池之靈液修五緯以飛奔蹈七元而縱歷陽晶煜以景萃陰滓渙而冰釋體因用而彌和心有存而轉寂味元旨以永日諷靈篇以自怡雖天路之遼夐庶通感而可期何逆虜之干

紀集兵戈於洛師畏巢焚以鳥逝聿投迹於江湄憂虞匪
遑於專靜吾道於是乎中虧使清虛恬淡乖其致爲垢濁
喧囂之所欺遂荏苒以忘返將十年而迨茲惜流光之不
駐鑒華髮以興悲噫嗟進有馳車升邱之難退有轉規入
谷之易縈塵務以汩沒皆近習之所致狥人情之所取必
神道之我棄理無往而不復思挺然以釋累涔可以洗濁
可以澄俾疎墮之情廢則精勤之思興代甘芳以淳淡易
浮蕩以虛凝合抱生於毫末履霜至於堅冰孰謂希夷之
無物吾必知恍惚之可憑也乃復拂衣長林從其夙尚近

宗仙經遠禀眞匠機已忘而氣正戰復勝而神王庶斯道之有恒喜勿藥於无妄夫造物者結虛而爲實致道者反麤而至精所以齊天地之悠遠叶日月之昭明哀衆人淪胥以徂謝吾方獨務於長生

盧山雲液泉賦并序

鈞所居之東嶺其側有泉洪纖如指冬夏若一山少凡石至多雲母其水色白味甘且滑此則雲母滋液所致因名雲液之泉乃結宇其旁引於軒廡之下既飲既漱永翫無斁今茲夏季不雨至於十月江河耗井潤涸此泉泠泠不

減平昔懿其若是爰以作賦
坤元孕氣潛暢成泉冠五行之首爲萬物之先爰有清流
出此山側處蒙險而難知猶井渫之不食我搜靈祕載披
載登見其地僻至潔源深有恒沍寒不爲之損暑雨不爲
之增乃考室就飲而樂在枕肱甘侔元玉之膏滑乃雲華
之液疢可蠲生可益引充狎翫惟意所適懸之則潔素塈
之則澄碧晝浮光以悠揚夜含響以淅瀝陰陽爲災水旱
失節不雨炎夏暨乎元月汪汪洪波久已竭耿耿瀑布今
亦絕挫江湖之浩蕩沈澗谷之微劣斯泉東彝毫纖無虧

雖遠不霑惠而近有所滋彼淛霈於疇日豈不㸖涓涓於此時夫醴泉無源而易涸丹漘乍見而難挹曷若止以爲鑒酌焉取給何異神仙之瀵帝臺之漿涌異域之表湛無人之鄉兹亦標奇於絕境眞可謂靈而長者也

竹賦

惟神靈之播育何備物之實繁偉兹竹之標挺得造化之淸源契道合虛表貞示節葉森散以翠錯莖鮮修而瓊潔爾其和風流暢萬彙昭陳揚葩煜其密苑蕫柳藹於通津不郁馥以啟曜但葳蕤而有篘亦未之爲異也至如殺氣

淩厲凝霜蕭瑟覽平楚之蒼茫窺衆林其如失冒冰霜之
凋沍逾青熒以鬱𥨍則殊可重焉故詩曰如苞書稱厥貢
猗玆淇園美彼雲夢昔在軒后肇官陰陽俾伶倫於嶰谷
伐修竹之珍篁裁六律以協氣調八風而順常然後成竽
籥以備樂其聲濫而彌長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諒自然之
純粹曷羣材之可方若乃渭川千畝山陽數林會稽方潤
於碧玉羅浮比色於黃金上黕黕以雲翳下泠泠而風吟
袪赫曦之燠景納淒清之涼陰王子所以嘯詠嵇生爲之
幽尋名嘉賓及令友暢醼醞與鳴琴美遊盤之逸趣清寂

冥之遠心若乃夾滄江倚丹崿蓄水霧之沈沈搖巖煙之漠漠湘妃有揮涕之感楚謠興防露之作或挺鼓吹之嶔崟或垂天門之旁薄皆鸞鳳之所翔集孔翠之所棲託豈獨嬋娟於廣漠之壤亦有璀璨於蓬萊之峯結實珠粒敷花紫茸拂皓粉以飛雪摧紺莖以韻鐘固列仙之攸翫匪吾人之所從也亦有化雉吳國成龍葛陂舍人箕簹育蟲桃枝一笋明其允嗣三節獲乎嬰兒榮燈纂以感孝茂牕櫺以表奇篔冢壇以塵滅環石牀以蔭滋皆靈變之譎怪良難得而備知爾其眾彙非一則有篻簩筋簻箛筒篨箈

篍箬箛箠之肅矗龍鍾雲母之扶疎箬箭浮邑以縹煥箘篨綷文而繡翬攄方志之所遺載山經之所闕書者安可得而詳矣靡不勁堅其性葱蒨厥邑不規而圓不揉而直故高皇製冠以守位孝文剖符以表職博望侯傳於大夏之外穆天子樹於元池之側推此類以彌廣詎斯文之可極也

元猿賦 幷序

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爲猨鶴小人變爲蟲沙夫神用無方未必不爾鈞自入廬嶽則覩斯元猿嘉其雨昏則

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遥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猱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遺甿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夐絕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聊以作賦云耳

伊元猿之所育於南國之層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離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雲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

嬉落日之横照連胠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閒棲或分而迴趠壽同靈鶴性合君子阻重巖之險非虎豹所履蔭交柯之密豈雕鶚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鄧公折箭舍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已詎若狒狒淩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遄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彼徒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因棄置於常情永逍遥以自適無威刑相臨有族類相親食資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

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之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爲萬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謂大鈞乎

逸人賦

粤眞隱先生者體曠容寂神清氣沖迥出塵表深覯化宗偃太和之室詠元古之風收人之所不寶棄人之所必崇以道德爲林圃永逍遥於其中有翫世公子思發其蒙乃詣先生之所舍詢出處之異同於是稽首跪而稱曰僕聞士之生也備百行榮九德靜爲物軌動爲人則可見故不隱可言故無默使上叶唐虞之化下安仁壽之域旣兩儀

交泰九有不攜然後分人之土執人之珪故伊尹負鼎而去有莘太公釋釣而出磻溪朝淪洿泥夕升丹梯若喬木之集鵷鳳清流之躍鳧鷖何必矯抗斯慕中和見睽躡跡巢許追蹤夷齊膏屯於骨月和勦於甿黎捐坦蕩之修衢履幽廢之荒蹊漱寒泉之泠泠藉青草之萋萋悲林風之夕振厭山鳥之晨啼始支離而餒息終攣卷而寒棲信行藏之足驗唯名實之可稽願一聞其至言俾向方而不迷也先生宇合寥天心凝帝先泯禍福之境杜樞機之權將有言而中止不得已而應焉曰夫洪荒之際物靡艱阻上

如崇邱下若平楚高卑定位各暢其所賢愚同條智詐罔舉孰爲出孰爲處孰爲默孰爲語追乎時遷樸散質變淳訛升沈異躅明暗殊科剛柔相軋曲直相摩或貪餌以吞鉤或横飛以觸羅惟皇王之愍俗爰拯溺於洪波乃自揖讓迄於干戈雖政敎之異宜誠法令之滋多欲遏亂以求理譬招風而靜柯遂飾禮以邀敬修樂以導和雖聖哲之區區卒傾頽而奈何於是上有淫君下彰忠臣龍逢之列萇宏之倫苟徇義以成名竟違天而殺身祇足以增惡聲於暗主竭惠澤於生民故全德之士韜精保眞悟歷數之

在運知存亡之匪人將扶危而翼顛猶一髮之擢千鈞塊
壤之壅長津所以守嘉遯之元吉從少微之隱淪於是洪
崖廣成肇其端子州善卷緒其後汾水見傲帝之賓穎陽
聞洗耳之叟以鴻名爲糟粕以大寶爲塵垢情蠲於取舍
意適於林藪不刳心而無慾非吐納以永壽眄江河爲畎
澮謂嵩岱爲培塿故天子不可得而臣諸侯安可得而友
豈作者之雖艱誠歷世之可久莫不道貫通於古今跡無
繫於奇偶鎮末代之偽薄使向風而歸厚若乃子高之規
夏禹臧叟之誨周文仲連之却秦師干木之藩魏君弦高

俛仰以成績四皓從容以立勲初混世以表用竟超然而
絕羣旣抗志於青霞聿棲身於白雲玆乃無封滯於萬物
時撫俗以解紛者矣若乃顧推讓有泰山之重視富貴若
鴻毛之輕則孤竹之子王季之兄甘食薇於首陽之下悅
採藥於勾吳之坰柱史歸周而道闡關尹去職而眞成晨
門藏名於抱關沮溺避世而耦耕漢陰抱甕以忘機漁父
乘流而濯纓於陵灌園以逃相萊氏負戴以辭卿南華漆
園以寓跡列子鄭圃以消聲楚狂隱晦蜀嚴湛冥丞相推
堂於蓋公廷尉結韈於王生故文景尊黃老之術國旣富

而刑清季主卜筮以訓俗文通訟田以汚名顏闔鑿坏以
避聘伯休潛遯以脫榮罷公課妻以耘鉏嚴光拂衣於帝
庭啟期三樂以達意梁鴻五噫以抒情尚子平之持操畢
婚娶以長往許叔元之守節遺伉儷以遐征聽蘇門之咏
嘯若鸞鳳之和鳴見夏統之長歌歘雲飛而雪零至於焦
先翟硎郭文董京天機符於太素淵默會於眞精寂爾無
悶則子眞仲蔚確乎不拔有臺佟管寧或琴書以自娛或
澹漠以無營此則同人者體貌異人者神明抱不易之純
粹含自然之孤貞道取怡於閒放業故無於屯平曉物理

之尚簡知天道之惡盈彼鴻飛寥廓奚弋者之能禁故寵章焉得而見累悔吝何由而相傾哉爾其陰德密庸元功潛著不感其所毀不欣其所譽爲無爲以成性事無事以澹慮洞希夷之可察涉怳惚而斯據托松涓以結友忽駕景而飛去玆乃隱道其誰能測無何鄉之處乎是以朝廷之士一入而不出山林之客宜往而勿還若沽名於白賁銜跡於青山覬蒲輪於谷口希束帛於雲關非巖泉之養正實邱壑之藏姦緊末世之鄙薄曷清流之可攀或因玆以幸達詎不蘊終身之厚顏矣夫徼福之萌禍胎祈昌之

結衰根故不韋之識奇貨獻孕妻以密言呂公之辨龍顏
謀納女以永尊討克從而事捷排天路以騰翻遽變生而
殃搆招賞罰以鍾門霍氏之翼三后謂伊周之復存何赫
奕於當時亟殄殲其子孫鑒興亡之體勢實異代而同源
已覆敗於前車又傾摧於後轅秦肆坑儒之毒漢流黨錮
之冤衆君子欲修名顯著乃貽戚於塋魂仰天居之悠迴
誰克叩於帝閽固知祥風依於蓬蓽沴氣襲於華軒吾方
將反汗漫師元元黜生死同乾坤當愈幽憂之疾所以秉
斯道而彌敦也先生之言既畢公子拜首而謝曰小子久

耽淺近之常議幸沐精微之奧論可謂滌除遺滓披拂重昏願澡雪其形神以遊夫子之末藩而已矣

進元綱論表

道士臣筠言臣聞道資虛契理藉言彰臣曩棲巖穴之時輒撰修行之事伏以重元深而難賾其奧三洞祕而罕窺其門使向風之流浩蕩而無據遂總括樞要謂之元綱冀循流派而可歸其源闡幽微而不泄其旨至於高虛獨化之兆至士登仙之由或前哲未論眞經所畧用率鄙思列於篇章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陛下爲

至道之主宏自然之訓品物咸熙於陶鈞之際黎元輯寧於仁壽之域豈纎塵有裨於崇嶽爝火能助於太陽然芻蕘雖微明聖不棄敢陳菲薄希矚天光所述舊文謹隨表奉進輕瀆宸扆伏增戰越臣筠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寶十三載六月十一日中嶽嵩陽觀道士臣筠表上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洊歷十春念兹文璧故問水濵江漢取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舋

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佽飛舞劍而東臨菑邱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鉤之鋏被魚龍之衣赴螺蛤之穴引澍東隅移燋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感之所布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元綱論後序

東方角亢二星列宿之長故曰壽也二星之間則天門也亦曰天關凡得道朝元皆由此門而入得此道者告元神則感通享壽星則關奏錄係於天門矣功滿昇天元辰接引入門則無礙予四十年方遂一第既知命寡遂慕尋眞討究仙經莫得生理因南訪茅君修眞之跡登茅巔入石室先得元道眞經即太上道君歸根復本號而不夏之理也乃執其理十餘年惟攻胎息續用旣勞嗟乎非眼前之睫也後再遊逢老叟曰汝欲學仙乎學仙者從塵入眞如鍊礦而鎔金也何不先求命術以延其生後修陰德登其

漸階乎天仙也者功感上天詔授錫命乃遂輕舉而爲仙人也雖達仙境猶鍊眞氣氣與神幷故曰神仙神仙體虛故能跨鸞馭鶴乘雲氣飛騰太虛壽齊天地汝得元道眞經求仙之筌蹄也其莽蕩魚兎難尋昔茅君上昇晋大君命術藏於山巓石室俾吾守之蓋欲傳於夙分者也汝格孤氣清必有仙骨乃出此九章授予而去囑曰此即所求之魚兎也道非身外寶之寶之乃錄其言爲序以紀之仍目之曰内丹神訣矣吳筠序

天柱山天柱觀記

太史公稱大荒之内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岳作鎮羅浮括蒼輩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粤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藴金碧宅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崢嶸幽徑窈窕纔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擁而清宫闢焉於是旁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於兹以雲林爲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畧而言自先生闕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曁我唐

宏道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寥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太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漱一濫殊源合流水旱不易擁爲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育蘋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木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盤礴紆燠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貞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閑薦徵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繼踵不絕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羣寇蟻聚焚爇城邑

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
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垠慄附復輯其業筠與
逸人李元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
故覈而志之表此貞石大歷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嶽道
士吳筠記